他救了人。

他殺了人。

他

沒有救到人。

那天晚上他夢了個夢。

**

盲蛇睜開眼睛發現自己還是在熟悉的M鎮……不對，睡前躺好的魚型睡袋已經不在身邊，手
上也沒有現在變成隨身物品的自製醫療箱，手腕上那堪稱求生指標的手錶也不見蹤影。

他就站在安靜、死寂，只有無限延伸的貨架彰顯其異樣存在感。

是夢吧。

沒由來的這樣認定，而這樣一想他也確定了現在該作什麼。

人的腦子在作夢的時候總是很奇異的可以在某個當下，確定自己該怎麼達成那個夢境，就好
像有本劇本在腦海裡而他就造著那個劇本走。

「……？」

可是他現在站在原地，卻不知道該往哪方前進。

去看看有沒有大門嗎？但現在是晚上、正是那些職員保全活躍的時候。

現在是晚上嗎？

現在是晚上吧。

他納悶著，思緒漸漸迷惘渾沌起來，抱著頭、遲疑著。

然後他遭受到襲擊——一團黑色的東西朝著他的胸口猛撞。

最先他聞到難以忍受的混雜血腥和皮革的腥臭味，再來他看到那個一團黑的東西緊緊抱著自
己，死命摟著似乎遇上失去又復得之物。

還依稀聽得見啜泣聲。

無奈的他拉遠距離，他看見一隻鳥、應該說是戴著鳥面具的人，暗紅色皮革的短鳥喙的鳥面
具。

是哪來的新種不可名狀……？

但掌心傳來的感覺卻是屬於人的溫暖，左右扳扳他的臉又開始往下觸診……等等！

也許是夢境他才會如此失禮，他把那妖異帶有陌生年代的鳥面具一把摘下，看清楚面前的臉孔他也只能緩慢吐出那個名字。

「盲蛇，夠了。」

那是連面具都沒有力氣戴上時的頹廢。

面無表情、紅色的眼就如同乾涸的血一樣暗沉，連看桌上的法院通知書一眼都不願意。

「你不用為我作那麼多。」

像是要徹底惹惱他一樣，他突然戴回沉穩神醫的面具，彎起笑容……將、

那些經由時間累積出來的反證資料給通通，一分為二。

盲蛇知道那傢伙真的很了解他，真的太了解他。

「……音賽希爾？」

他顫抖著唇，睜違了近半年幾乎封印的名字終究自然而然的脫口而出，但很快的他發現對方不是他熟知的神醫。

盲蛇後知後覺的注意到，以往都要略微抬頭看的那令人嫉妒羨慕的一米八身高，現在他只要平視就夠——

「你變矮了？」

其實他本來想說的是：你是音賽希爾嗎？

於是他獲得來自神醫燦爛的笑容，附帶暴力的拳頭。

那是個教會引領的世界，所行所為都是為了實現神的神跡，朗誦的皆是讚美神跡的言語。而在那個世界曾經有隻灰色的烏鴉、不顧勸阻趁著紅色雀鳥無暇顧及時溜到了面對野蠻人的戰事之中，運氣一如往常的好——陷入瀕死被送回了後線。

而那隻紅色雀鳥卻在救鳥過程中被運到了這裡。

是BUG吧。

盲蛇眼神死的看著好不容易冷靜下來的『音賽希爾』說的如同童話般故事。

「所以就是說我、咳，那隻灰烏鴉不知道還能不能活你就跑來這裡了……」盲蛇看著離他們最近的窗戶，過去他不曾認真看著窗戶那端畫面，但現在他卻看見了那童話故事中的急症室場景。

鳥兒們正在拼上信仰與死神爭奪性命。

「那你快滾吧，快去救那邊的笨烏鴉。」

「嗚嗚盲蛇罵髒話了，嗚嗚。」

「快走啦！」盲蛇指著那扇窗戶，也許就是僅此一次的出口。

而他還不能離開。

他還……

「音賽希爾，」他在那個冷靜過來又開始裝哭……現在似乎打算直接打破窗戶的那人動手之前喊住他。

「你第一次醫死人時是怎麼調適的。」

「愛的力量。」

盲蛇眼神死透的看著面前的愛的戰士，果然不管那個時空的音賽希爾都是這副德性，「這時代的你也有同樣的困境了啊，果然身為醫者都會遇到。」

就在盲蛇用一種放棄治療的想法決定放生某人時，那個永遠馬上切合重心直搗痛楚的惡魔開了口。

那個重新戴上烏面具的神醫取下了面具，連同防疫大衣也退下瞬間換成帥氣的西式裝扮，盲蛇不得不暗自讚嘆，就算是中古世紀那傢伙依然保有貴族的氣質……不，就是貴族吧！這裝扮簡直就是家財萬貫一輩子不愁吃喝那種！

只見那位頭戴禮帽的年輕貴族脫下帽子，隨手放置一旁，用『音賽希爾』的樣貌面對他。

也許，自己在『音賽希爾』心中還是很夠份量。

「嗯，殺了絕症的人。」盲蛇點點頭，用著只要是醫生都能懂的名詞……儘管他直到現在都不確定那個狀況是不是絕症。

「而且還是在病因和治療方式都未明瞭的情況，被這裡的規則給捨棄的絕症。」

是絕症嗎？

是絕症吧。

說到這裡，盲蛇突然發現那深埋在心底宛如補償的最深層私心。

如果可以、是不是，拼上一死也要把他帶回小鎮上。

醫生的命只有一條，病患的命也只有一條，賠都賠不起。

甚至他在這裡連『醫生』都不是。

想起合奏小姐的耀眼眼神，就連現在他也覺得承受不起。

「這樣啊。」音賽希爾似乎沒打算追問症狀，敲了敲手杖繼續裁決，「當時的你有更好的方法嗎？嗯……我是說，**你能執行**的更好方式。」

盲蛇抬起眼，看見對方那比起記憶中稍嫌混濁的紅色眼睛直盯著自己。

他有種對方不愧是從宛如童話故事廝殺出來的狠角色，但讓盲蛇有了安心的感覺。

他能執行？能怎麼執行？

經由無數實驗科技累積出來的醫術，終究只是空有知識的凡人。

「神會原諒你，祂不會責備為祂散布福音的忠誠子民。」

音賽希爾持續歌頌著不存在的神，盲蛇知曉，他們不信神，假如有，神醫口中的那唯一神也就只有那個人。

「靠。」於是盲蛇不小心的用現代情緒用語詞，有時候也會變成招呼語的單字回敬他。

「信仰是這樣玩的喔。」

他笑開懷，雖然他知道他們或者是不同世界的他們都一樣，只是把信仰當作一個藉口。

或者是讓精神不要崩潰的寄託。

很不甘願的仰起頭，無奈的扶著額頭。

人啊人。

「欸，陪我禱告吧，你會吧。」

終究是人。

「禱告完就快滾。」

一個人辦不到的事兩個人、三個人、多個人都可以。
再不行，靠那個信仰、那個寄託吧。

認識你真是太好了，音賽希爾。

所以我要回去，把你抓出來和那些傢伙討公道。

字數：1945

-----一點點的之後（以下沒算字數）-----

「欸，陪我禱告吧，你會吧。」

「這是我擅長的事情，要欺騙教會最方便的謊言。」他笑了笑，將手杖靠在不知何時跑出來的桌子邊緣，化身虔誠信徒。

「你們那邊還真腥風血雨，真虧你還沒跟你弟私奔去。」
盲蛇深深這樣感覺，不管哪個世界都一樣，私奔前的音賽希爾就像溫馴被套上項圈的鬥犬，只是給面子乖乖待在籠子裡罷了。

「嗯……」他露出意義不明的笑容，這讓盲蛇不自覺後退好幾步。
「也包括要保護你，盲蛇。」邊說邊跪下，雙手交互握拳。

「我可是教會認證，能淨化惡魔的神子。」

「……不要告訴我那個惡魔是我……」很有自知之明的盲蛇慢了許多拍才意識到對方這動作、還有自己位處的位置。

「等等你不是我的騎士吧！」反應過來的他只剩下捏著嗓子發出慘叫，「我會被盡殺的！」
那個只懂的安靜笑的假大學生很可怕的。

那是記憶中爽朗到想爆粗口，而實際上盲蛇也真脫口國罵的笑聲。

「好了，來禱告，盲蛇老友，神子膝蓋很痛。」

「你跪到爛掉破傷風算了。」現代醫學萬歲，盲蛇放鬆的笑著伸手拉起老友。

「真不巧，我有藥方能醫治。」他搭著對方的手借力起身，盲蛇這才發現眼前的音賽希爾是需要拐杖輔助的類殘人士。

「……你自刮肉作研究……？」

盲蛇眼神死透，怎麼哪個世界的這傢伙都那麼不怕死。

聽到這猜測音賽希爾起先一愣，接著壓抑不住的笑聲長達五分多鐘。

「不，我沒有自殘，盡會生氣。」等好不容易能開口，音賽希爾坐上憑空出現的椅子，「但別人的身體我就沒法保證了。」他的笑容十分乾淨，但說出來的話卻令人不寒而慄。

「……」教會萬歲，這傢伙沒有出現在這鬼地方太好了。

如果有，那他很怕為了生存好回去盡的身邊，這傢伙會做出什麼事。